

吃情岁月

冯传友 著

寻味书系



中国音乐出版社

吃情岁月

冯传友 著

目录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吃情岁月 / 冯传友著; 月光绘. —北京: 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14.3
(寻味书系)

ISBN 978-7-5153-2183-7

I. ①吃… II. ①冯… ②月… III. ①食谱—中国
IV. ①TS972.18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309805 号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社 址: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网 址: <http://www.cyp.com.cn>

责任编辑: 刘霜Liushuangcyp@163.com

编辑部电话: (010) 57350508

北京中青人出版物发行有限公司

电 话: (010) 57350522 57350524

北京嘉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700×1000 1/16 12印张 16插页 200千字

2014年3月北京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 28.00元

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(010) 57350526

目录

吃情岁月

- 002 五分钱的儿童节“美食”
- 004 半根猪尾巴
- 008 烧知了
- 012 烧乖子
- 015 烧蚧巴子
- 018 烧地瓜
- 020 赶山
- 022 扒虾
- 025 赶海
- 028 捞海带
- 031 喝海蜇
- 034 钓河蟹
- 037 摘乌梅
- 040 挖甜根
- 042 偷吃青杏
- 045 二月二，吃爆豆

海鲜漫谈

- 050 春秋品蟹各有时

- 052 食蟹奇遇
- 055 茼蒿鱼头香宜人
- 057 河豚鲜美尤慎食
- 060 爽口还充鼎俎鲜
- 063 看多宝鱼谈比目鱼
- 065 再谈比目鱼
- 067 柔肝补肾话海红
- 069 银烁烁玉溶溶
- 071 鱼翅，该吃吗

葱之爱

- 076 大葱海米逗馋虫
- 078 大葱笔管真叫鲜
- 080 大葱凉拌鹌鹑蛋
- 082 大葱口蘑实在爽

难忘野菜

- 086 又到春暖采荠时
- 089 香椿芽拌豆腐
- 091 槐花饺子香
- 093 最是马齿惹人爱

闲聊食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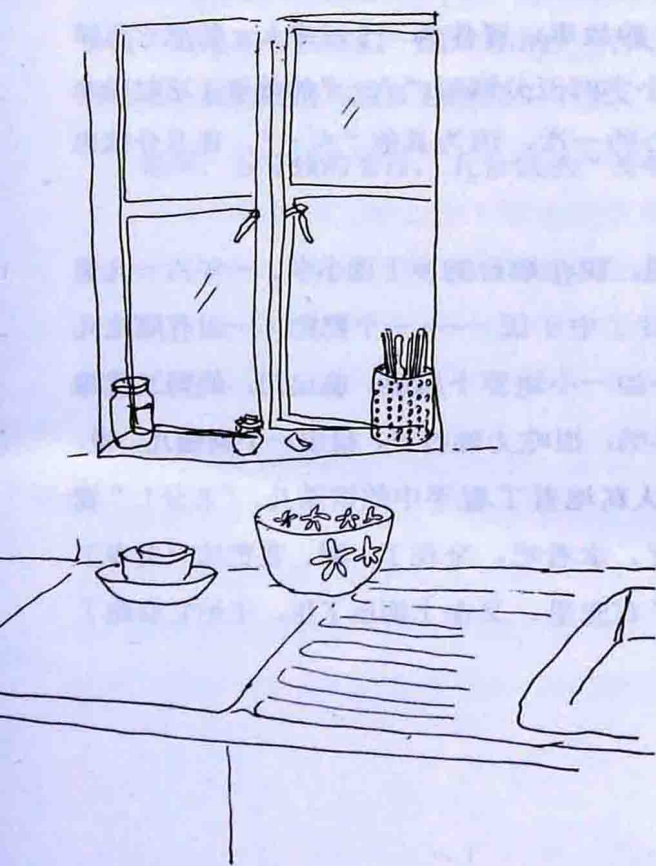
- 098 涮锅小火炉，祛寒又大补
- 101 朔风凛冽话食补

- 104 冬食胡萝卜赛人参
- 107 铁杆庄稼干果王，老来不怕腰脚恙
- 109 乍暖还寒话食补
- 112 春补美食数海鲜
- 115 春来荠美忽忘归
- 118 “东海夫人”春养人

杂陈五味

- 122 火锅与包头菜
- 124 “先吃两口酸杏，再喝”
- 126 玉米面拿糕，你在哪里
- 128 七夕巧果最难忘
- 130 蜀道归来迷川味
- 131 江城三镇觅汤包
- 134 “众口难调”与包头火锅
- 136 包头火锅何以称雄海内
- 138 多吃圆菜好处多
- 140 酸奶手把肉
- 144 白菜情结
- 146 津津有味品素食
- 149 豆捞，好美
- 152 列车上的全聚德烤鸭
- 154 一夜连双岁，饺子（交子）
分二年
- 156 儿时的春节大餐

吃情岁月



五分钱的儿童节“美食”

我不知道今天的小学生花过五分钱没有，我读小学时，却奢侈地花过五分钱，十分潇洒地过了一个儿童节。

这事儿说起来孩子们不信，要不就说我叨咕。

那是我的小孩刚读小学时，一次带他到市场买菜，我问摊主，水萝卜多少钱一把？两毛。我问小儿，听说过“二分钱的水萝卜——拿一把”这句话吗？听过。明白意思吗？明白。可你知道为什么说“二分钱的水萝卜”吗？不知道。爸爸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水萝卜就卖二分钱一把。啊，你是在叨咕。

是啊，这似乎是一个“叨咕”的故事，可作为一个过来人，能把它忘掉吗？我忘不掉。下面，就是我读小学时五分钱过“六一”的故事。这对我来说，是仅有的一次，也是刻骨铭心的一次，因为其他“六一”，连五分钱也没花过。

那还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，我在烟台的乡下读小学。一年六一儿童节，早上起来，妈妈早已给准备好了中午饭——一个粑粑（一面有糊茬儿的玉米面饼子），一个煮鸡蛋，外加一小块萝卜咸菜。临出门，妈妈又犹豫地喊住了我，从兜里掏出卷着的手绢，很吃力地打开，捡出一个钢镚儿，说，给，午饭不够的话，再买点。我认真地看了看手中的钢镚儿，“五分！”我叫了起来。给我二分吧，二分就行。拿着吧，全花了，啊。我把这只有春节才能见到的零花钱，认真地装到了衣兜里，又上面压了压，生怕它会跑了似的。

我们村里的学校是初小，儿童节的活动是在三里地以外南寨的完小，所以小朋友们都像过节一样，穿起了压箱底的新衣裳，带上好吃的。中午，小伙伴们围在一起，各自打开饭包——那时的孩子哪里有饭盒呢？外出带饭，都是用手绢，或者做衣裳剩下的布头来包的——有煮红薯，有蒸红薯干，有粑粑，最好的是杂和面烙饼和鸡蛋。大家各自吃着各自的饭菜，有要好的同学，还相互交换着吃。吃着吃着，突然一个同学说，要是有点蔬菜就好了，哪怕一根葱也好啊。这时，我想起了兜里的钢镚儿，我说，你们等着。说着，拔腿就朝不远处卖吃食的小摊跑去。

面对各式各样的火烧、烙饼、猪蹄、小葱、水萝卜等，我那口水只有往肚里咽。我赶紧对摊主说，一把水萝卜，再来一把小葱，一把韭菜，还剩一分钱，能买什么呢？给你一根黄瓜吧，大的。好。五分钱，买回了四种菜，小伙伴们高叫着欢呼起来，引得旁边外村的同学直往我们这边看。虽是狼多肉少，但每人还是吃到了一点。

返回的路上，我成了英雄。我的五分钱，不是我一个人过了一个快乐的节日，而是和小伙伴们一起欢乐的，大伙儿一起“美餐”了一顿。可今天写到这里，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。

是啊，五分钱的节日，五分钱的“美餐”啊！

半根猪尾巴

人民公社全民吃食堂的时候，我已经能满山遍野地跑了。但在食堂打杂的妈妈总不让乱跑，让你规规矩矩地坐在那里。这对一个四五岁的小孩子来说，现在想想，真不啻上刑啊。但老妈有她的说道——到处跑，吃得多吃得多，哪有你吃的？

是啊，在地里劳动的大爷大娘、叔叔婶婶们还吃不饱呢，每次下地回来，每人分一个窝窝头，一个地瓜，外加两碗萝卜汤，要不就两碗棒子面稀饭，哪里能够呢？也就吃个半饱吧。那些家里原本富裕的，脑子好使的，还存下点粮食，可以偷偷回去补贴点吃的，而那些本来就穷得要命，或者说不是太穷，但很积极的，家里就什么也没有了，有的甚至连做饭的铁锅也没有。村西的邹大娘，就是在大炼钢铁的时候，把家里的铁锅全部献了出去，现在想回去偷着做点吃的，也没办法。一次她和儿子实在饿得不行，就用一个陶瓷盆熬野菜稀饭，结果陶瓷盆禁不住火烧，熬着熬着爆了，半盆稀饭全浇到了柴火上，还差点着了火。这还不说，队长还在大会上好个训她，说她没有集体观念，对人民公社不满，对集体食堂不满。邹大娘啥也不敢说，积极了半天，什么也没落下，还得花钱买锅。光锅那个爆了的盆，也得一两毛钱，她上哪儿找钱去？

老妈不让我到处跑，也不是一点好处也没有，做饭的叔叔婶婶见我可怜，有时候就偷偷塞给我点吃的，让我躲在门后吃。我印象最深的是那年麦收，队长不知怎么的，发了善心，也许是他自己也馋了吧，也许是他也饿得不行了，竟然让食堂到饲养场挑了一口大肥猪，杀了做烩菜。这对于吃了一春夏

的棒子面、地瓜、稀饭的人们来说，不啻过大年啊。食堂的人们更是兴高采烈，杀猪的杀猪，烧水的烧水，杀猪时，连那猪血都一滴没丢，全接到了一个盆里，也不知怎么回事，他们就做成了血豆腐，第二天就用这血豆腐又烩了两大锅菜。我们那个地方的锅，可不是我进城后见到的饭锅，像个小玩具。我们的锅叫八印锅，那个大呀，城里的小孩子是绝对想象不到的，躺到里边能当个城里的洗澡盆。就是这样的大锅，每天两大锅萝卜汤，今天要换成两大锅猪肉烩菜，你说，这不是过年是什么？

下地的人们是如何盼着这锅烩菜的，我一个不许乱跑的小孩子是不知道的，但从食堂里人们的高兴劲儿看，就像过大年，因为在我们乡下，只有过大年杀猪时，才有这样的热闹劲儿。队长这天也没有全泡在地里，而是动不动就回来一趟，看看猪杀得如何，一会儿还指画指画这里，指画指画那里。看得出来，队长这天的脸也休息了，不像平时绷得那么紧了，偶尔还有了过年的样儿。我想，原来队长也会笑啊，因为，除了过年给他拜年，我从来没有见过队长笑是什么模样。我对他说，德宝大哥哥（队长和我平辈），你今天真像过年啊！

队长笑得更好看了，对我说，是啊，今天大家高兴嘛。一会儿给你吃肉，啊！

以前，妈妈在家里烩菜时，是先把肥猪肉放在锅里熬油，然后把熬出来的油撇到油罐里，留着以后吃，撇完油后就该放菜了。但食堂的做法不一样，他们是把猪肉全炖了，然后铲出一大半，留下一小半，再往锅里放菜，我明白了，这样可以多吃几次啊。

就在炊事员往锅外铲肉的时候，队长又来了，他也拿起一个小铲子，在肉锅里乱翻，一会儿，他端着铲子到我跟前，叫着我的小名儿对我说，唐子，这个给你，到门后去吃吧。我一看，好妈呀，半截肥肥大大的猪尾巴啊，足有半截饅饅棍（饅饅，gu za，胶东方言，就是饺子。饅饅棍，就是专门用来擀饺子皮的一种小擀面杖）大啊！我把手在裤子上蹭了蹭，拿起猪尾巴，就

钻到了门后。

这是我第一次吃猪尾巴，也是过完年几个月来第一次沾到肉星星，那个香啊！我放在鼻子底下听（听，牟平方言，即闻的意思）啊听啊，听了半天，再用舌头舔啊舔啊，舔了半天，把上边的油舔得干干净净，我把它装在裤子口袋里，从门后出来了。我悄悄蹭到了妈妈跟前，示意她弯腰听我说话，德宝大哥给了我半截猪尾巴。妈说，我看见了，你吃完啦？没呢，等你呢。别等我，快去吃，别让人看见。我四下瞅瞅，没人注意我，我又钻到了门后，开始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对猪尾巴的大嚼。那几块较粗的猪尾巴骨，我还保留了很长一段时间呢。

这是我近十年以来进城之前吃的唯一的一次猪尾巴，是在那个特殊时期的特殊经历。但那时自己实在太小，根本不管为什么大家都把家里的铁锅砸碎去炼铁，反而集中到一起吃食堂，反正有吃的就行，直到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吃了一两年就散伙了，又各回各家自己做饭吃。可这时候，每家每户连做饭的铁锅也没有了，都砸了。好在妈妈当时多了个心眼，在柴草垛里藏起一个小锅，还能凑合着做饭。

及至长大成人，才对那个荒唐的时期多少有些朦胧的了解，近年则看了一些诸如中共党史之类的资料，才有了较为确切的了解。2011年版的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《中国共产党历史》（第二卷）说：“1958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会议正式决定在全国农村中建立人民公社。”“8月29日，会议通过了《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》。”“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和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”，“同时，大办公共食堂、托儿所、敬老院、缝纫组等公共福利事业”，“到10月底，全国农村建立公共食堂265万多个，在食堂吃饭的人占农村总人口的70%～90%。”我的家乡，自然逃脱不了这样的全国大形势。据1991年版《牟平县志》记载：“1958年8月，全县实现公社化”，“公社初期，以管理区、连、排的形式组织生产，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。社员‘吃食堂’”。这是当年全民吃食堂的历史背

烧知了

半柳斜阳半柳阴，
一蝉飞去一蝉吟。

宋·杨万里《秋暑》

去年今日青松路，
忆似闻蝉第一声。

宋·王安石《和惠思韵二首其二》

得饮玄天露，
何辞高柳寒。

南朝·陈·刘删《咏蝉诗》

以上所引这些我国古代知名诗人关于蝉的诗句，都是在我长大成人喜欢上文学之后所读到的，在我的童年时代，别说这些意境深远的诗句，就是“蝉”这个字，我也没听说过。

在我的老家胶东，无论大人还是小孩，从不说“蝉”，而是说“借了儿”。我们那里不但有借了儿，还有密了儿，伏得喽儿，大马儿，一到夏天，满村遍野的树上，你听吧，“借了儿，借了儿”，“伏得喽儿，伏得喽儿”，此起彼伏，叫声不断，越是天热，这些小玩意儿越是叫得欢。劳动了一上午的人们，就在它们的大合唱声中，在大门过道子那徐徐的凉风里，渐渐进入梦乡。

那时，我们乡下孩子没有什么可玩的，入夏玩借了儿、老老担儿（蜻蜓），近秋玩乖子（蝈蝈），是这些可爱又解馋的小生灵，陪伴着我们单调的童年。

乖子是可以养的，可这借了儿，却是你养不活的。

每到夏天来临，我们几个小朋友就找来高粱秆，把最上边的一节用刀劈开，横着支一个半拃长的小棍，形成一个倒三角形。我们就用它把房檐下、胡同里、篱笆上的蜘蛛网缠绕上去，这样一个粘网就做成了，一个大的蜘蛛网可以缠绕一个，小的蜘蛛网要两个才能做成一个。

有了这样一个粘网，我们就顺着借了儿的声音找去。你别小看这借了儿，它们的耳朵可灵了，你如果像平时那样走路，它老远就能听到，就知道你来了，它们就悄悄地不叫了。所以，你必须悄悄地顺着它的声音过去，到了树下，再顺着它的声音找它在哪个树枝上。太高了不行，一般的高粱秆够不着；树枝太密了也不行，粘网会粘住树叶或者细树枝。最好粘的是在树干上的或者比较低的大树杈上的。你轻轻地把粘网往前靠，快到跟前时，突然按上去，它的翅膀就粘到了粘网上。

你别看粘借了儿是小孩子的事，有时候大人也是很喜欢的，我们小孩子够不着的时候，如果身边有大人，他肯定会来帮忙的。也许大人们小时候的经验比我们丰富吧，他们一般不会失手，一粘一个准。

借了儿粘多了，我们一般会回家给大人报喜，用它们来喂鸡，但也有自己处理的时候，那就是找个地方烧着吃。

烧借了儿用麦根儿（麦秆儿）最好。玉米秆不行，太耐烧，借了儿烧没了，它还没着完；茅草也不行，不禁烧，火苗灭了，火劲也没了。就数麦根儿好，一把火把麦根儿点着，呼啦一下，火苗老高，一下又灭了，这时候，你赶紧把借了儿丢进红红的火灰里，等火灰变黑的时候，那借了儿的香味准出来。如果你在火苗大的时候丢进去，那一定会烧焦了。借了儿肚皮薄，没有多少肉，火大了，就烧透了，什么也没有，只剩下

个头了。这个时候，你看吧，几个小伙伴每人手里有一根小树枝，在火灰里扒拉来扒拉去，也不顾烫手，见到借了儿，手就上去了，把上边的灰吹一吹就丢进了嘴里。这时候根本没有大人们每天喊的什么共产主义，人人有份儿，孩子们自己烧的借了儿是不平均分配的，谁扒拉出来归谁吃，这和大人们给烧的时候绝对不一样。但也有特殊情况，如果身边有太小的伙伴，他一个也没扒拉出来，大点的伙伴就会自觉地给他几个，给的时候嘴里还喊着——学着点，彪样（彪，胶东方言，傻的意思，在这里形容笨）。

刚才说大人有时候也给小孩子粘借了儿，其实大人有时候也给孩子们烧呢。大人们白天劳动根本顾不上，一般都是晚上乘凉的时候。村里晚上乘凉有几个固定的地方，场面上算一个，木匠干爹门口算一个，村东南井边算一个，村西也有，我很少去。哪天晚上如果有哪个不知死的借了儿还在叫，我们就知道这里的借了儿肯定老鼻子（老鼻子，牟平方言，极多的意思）了，大人们的兴趣也来了，就会对我们说，抱一抱麦根来。我们就知道，今晚儿有解馋的了，大伙儿就纷纷跑开蹶子跑去抱麦根。

我们把麦根堆在离树不远的地上，一般要堆两三堆，大人们就打开火镰，吹着火捻，挨个点着麦根，麦根堆着起了红红的火苗。这时候树上的借了儿好像着了魔，自己就飞到火苗里，有时候蚂蚱也会飞进来。这时候不用大人吩咐，我们就赶紧用手里的树枝把火苗打灭，然后就等着大人们给我们分配了——你们几个，这堆；嘿，你们几个，那堆。就这样，夏日夜晚的美餐就开始了。大人们偶尔也会尝尝，也许是在回忆他们小时候的情景吧。

最后再交代几句关于蝉的名称。文中我写的名称是根据家乡的叫法取的谐音字。现代文学一般写作“知了”，一本关于我的家乡方言的《牟平方言词典》写作“遮了儿”，但在我的家乡牟平，没有卷舌音，也就没有“知”和“遮”音，所以，我写作“借了儿”。